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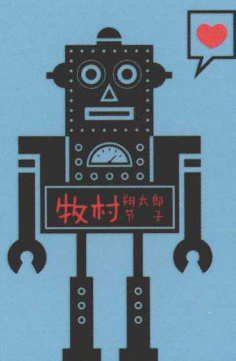
爱人

我写1778个故事
来陪你

史上最有爱的疗伤书

〔日〕眉村卓 著
まゆむら たく

林枫 译



僕と妻の 1778の物語

日 / 本 / 史 / 上 / 最 / 深 / 情 / 的 / 催 / 泪 / 爱 / 情 / 故 / 事

用1778个故事延续了妻子五年的生命，这就是爱的奇迹！



附“纯爱信箋”，
写故事，记下爱情的美好

“这是我给妻子一日一篇的情书，即便已然疲累不堪，我也要不停地写。
不管五年也好，十年也好，我都会一直一直地写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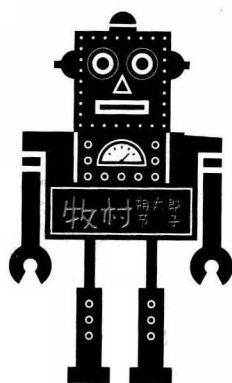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爱人 我写278个故事 来陪你

史上最有爱的疗伤书

「巨」眉村卓 著
まゆむら たく

林枫 译



妻と
278の物語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人, 我写 1778 个故事来陪你: 史上最有爱的疗伤书 /
(日) 眉村卓著; 林枫译.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80766-499-4

I. ①爱… II. ①眉… ②林… III. ①故事—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767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9-2013-025

“BOKU TO TSUMA NO 1778WA” by Taku Mayumura
Copyright©2010 Taku Mayu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E 单元 邮编: 510095)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庄禾屯村)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邮购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E 单元

联系电话: 020-87348243 邮编: 510095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156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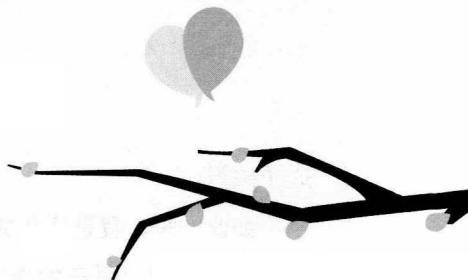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前言

权且做个说明



平成^①九年(1997年)六月十二日,妻子住院,接受了手术。她被诊断为原发性大肠恶性肿瘤,已经无力回天。我把医生那些宣告余生的内容隐瞒起来,只跟妻子说了个大概。

七月二日她暂且出了院,之后则定期去医院做检查。

对我来说,除了努力排解妻子精神上的痛苦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写个短小的故事给她看如何?我有了这个主意。

妻子一直很爱看书,我的作品她也大都看过。或许这样能让她转换心情,并且我还听说,每天都保持愉快的心情和灿烂的笑容,身体就会产生免疫力。我想有必要试一试,与妻子商量了一下,她也愿意读我写的故事。

既然要写,就不能写只有我和妻子才能明白的故事,而得往能够发表并获得好评的方向努力,在这点上我与妻子达

① 平成:日本明仁天皇的纪年年号,平成元年始于1989年1月8日。

成了共识。

如此一来，我是这么觉得，它既成了我的一项工作，对妻子来说，那种“自己的病妨碍了我的工作”的心情也能减轻几分。

就这样，病中的妻子成了这些故事的第一位读者。我对自己的写作约法三章：第一，短篇故事写着写着很可能会偷工减料，但我不想那样。因此，每篇必须写满三张四百字的稿纸（我是手写派），就算写得再长点也无妨，不过一天必须得完成一篇，所以也不可能写得太长。第二，不能写成随笔，必须是个故事。第三，不能写那些刺激病人神经、关于疾病和人的生死、探讨严肃问题、居高临下地说教，或是炫耀学识的故事。另外，本来就不拿手的恋爱故事和官场小说我也敬谢不敏了。

同时，我想把它们写成——让人看了能“哈哈”或是“呵呵”一笑，并且不论多荒唐无稽也定然能与日常生活有某种联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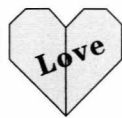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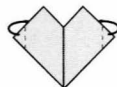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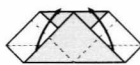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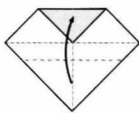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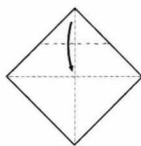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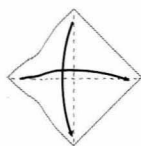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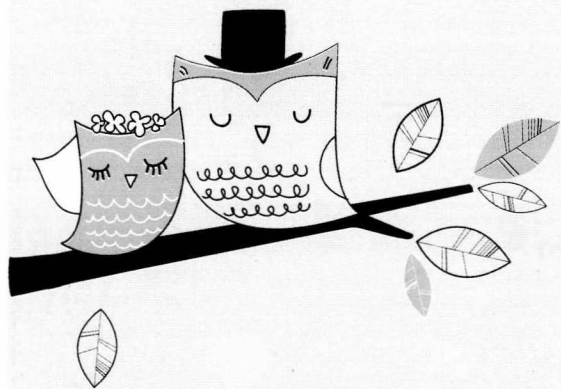
要想把上述的全都做到，可得费点脑筋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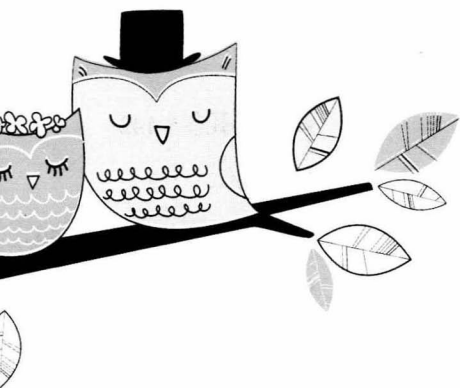
第一个故事写于1997年7月16日。标题上的数字是作品的编号，而每篇故事末尾的数字表示的是平成的纪年。

关于事情的前因后果，新潮新书出版的《献给妻子的1778个故事》中写得略微详细一点。

附：纯爱信笺

爱,就要说出来,不要让你爱的人等太久……





Contents 目录

- 1. 围棋 \ 001
- 6. 特别吸烟室 \ 004
- 27. 调查 \ 008
- 89. 生命探测装置 \ 011



- 309. 无关紧要的故事 \ 063
- 329. 地下街的厕所 \ 067
- 354. 乱世型员工 \ 071
- 376. 被“放假”的记事本 \ 075
- 395. 写“?” \ 078
- 511. D 的来信 \ 083
- 524. 常葆心情明亮 \ 086

- 91. 避邪之鬼 \ 015
- 119. 一号馆七楼 \ 018
- 127. 小小机器人 \ 024
- 154. 校对 \ 031
- 162. 缺德大名 \ 035
- 174. 书库的书 \ 038
- 198. 偶然的面孔 \ 042
- 224. 老硬币 \ 045
- 228. 狂叫包厢 \ 049
- 260. 回敬机 \ 054
- 297. 枝型吊灯的灯泡 \ 059

557. 占领椅子的怪物 \ 089

568. 奔跑的植物 \ 095

605. 都市之声 \ 100

683. 杉作 \ 104

699. 时光机着陆之地 \ 108

711. 啰唆病 \ 114

735. Loud Land \ 117

770. 梗概 8•24 \ 122

774. 短讯播报 \ 128

IV 824. 虚空的一年 \ 132

828. 苍白的棍子 \ 137

987. 野心之丘 \ 162

998. 清晨的咖啡馆 \ 168

1136. 问星号 \ 173

1329. Q 先生与协会 \ 177

842. 最糟的事态 \ 142

868. 神之幼体 \ 147

902. M 先生居住的小镇 \ 150

908. 仙人来了 \ 154

955. 一分钟之春 \ 159

Contents

1485. 礼物机器人 \ 181

1572. 雨中外出 \ 185

1644. 作中体验 \ 188

1678. 奇行者 \ 192

1747. 一同抽烟 \ 197

1767. 结束前? \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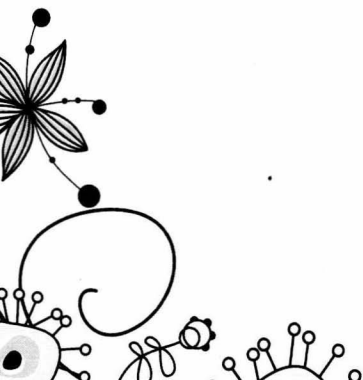
1775. 讲故事 \ 205

1776. 睡眠不足的能力 \ 208

1777. 今早也要写 \ 211

1778. 最终篇 \ 215

解说——双亲的 1778 天 \ 217



为了参加日本笔会（作者所在的一个文学组织）的理事会议，我得当天往返于大阪和东京。

和往常一样，我坐的是新干线。

归途，我想看看路上顺手买的书，便拿出了一本与围棋有关的书。要是能势如破竹地解开棋局当然很爽快，可若是碰上难题，便会让人犯困了。

反正原本就睡眠不足，我想这样也好，困了便睡上一会。

一题一题往下挑战，书上的字越来越看不清了，日头西沉，窗外渐渐变暗。我有老花眼，只靠车内的顶灯着实看不清楚。

想起头上还有阅读灯，我便打开了开关，书页浮上了一层暖黄色。

不仅如此，原本印刷出来的○和●也变得忽闪忽闪的。

我用手指揉了揉眼皮，睁开眼睛……果真是○和●在时隐

时现。

我盯着那些○和●，它们交替出现、增加，一起消失又再次出现，莫非，它们演示的是正确的走法？

看来，还真是这回事。

不过这种状态下要确认它的正确性还真有点困难。

我暂时关掉阅读灯，书页便恢复了正常，随后我用记事本附带的放大镜仔细看起来。刚才○●出现的布局已经印在我脑海里了。

果然，是正确的，跟答案完全一致。

这可不得了。

我又打开阅读灯，看向下一个问题。

答案出现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阅读灯有什么魔力吗？

肯定有。

说来，只有我头顶的这盏阅读灯才有魔力吗？车内所有的阅读灯是不是都这么神奇？整个新干线的阅读灯是不是都这样呢？

不过……假如只有我头上这盏阅读灯是如此的话，要是把它带回家（当然是在交涉过的前提下），还会有魔力吗？

然而，就算它能在解答围棋的问题时使用，也基本没什么意义。因为这样根本就不能真正提高我的围棋水平。

硬要说能用，也就是在对弈的时候，或许能指示出下一步棋……

可是，要怎么安装这盏灯又成了个问题。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打瞌睡时围棋问题集已经从手头滑落在地。

然而，阅读灯仍亮在那里。

（平成九年七月十六日）



第一篇会写到围棋，也算是顺水推舟。

很早之前，在妻子还没生病的时候，她就去围棋学校学棋。我的一句“听说下棋不会得老年痴呆症”似乎成了契机。玩这种游戏会因为人上了年纪而进步迟缓，以至于跟我这种只在学生时代偶尔为之的“三脚猫”对弈时，我还不得不让她好多个子。然而，几堂课下来，她的水平迅速提升，搞得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去报个函授班了。

后来我听了妻子的话，也去那所学校学习。写本书的那段时间，我们养成了只要一有时间就下两盘棋的习惯。因此，我就这么把十分家常的围棋故事搬了上来，而作为一个写故事的灵感，我也必须承认它的确是再平凡不过了。

收录于《日课·每天三页以上》（私家版）



很早就听说这整栋大楼都禁烟，我来此演讲前也已清楚这个事实，但跟负责人聊天时，嘴里还是闲得难受。演讲前不来上一根烟，我都觉得脑袋转不过来。

“吸烟必须到外边去吧？”我说。想必外面人行道旁的公交车站附近应该会有烟灰缸。

“这个嘛，就算出去应该也没有能吸烟的地方哦，不过要是准备把烟头扔在路上就另当别论了。”负责人说。

“我是不是该放弃演讲回家吸烟比较好啊？”我赌气地说。

“不必。”负责人扫了一眼手表，回答道，“大楼里也有能吸烟的地方。时间还早，您要去那里吸一支吗？”

“不麻烦的话。”我说道。

“那请跟我来。”负责人站起身。他带我去的地方位于大厅的厕所旁。金属门上挂着“特别吸烟室”的牌子。

“这是大楼的业主为那些实在忍不住烟瘾的人建造的。我是没进去过，但据说里头非常夸张，您不介意吧？”负责人打趣地说着。

“当然。”我肯定地说道。

负责人掏出五百元硬币投进门把手下的孔里，似乎是收费的。

我一个人走了进去。

一坪^①左右的房间里，除了门口那面墙之外，其余的墙和天花板都安装了类似换气装置的东西，基本是全面覆盖。

房间中央有把破旧的椅子，它前方立着一根圆柱，那是个大约齐腰高的烟灰缸。

我叼着烟，用打火机点上。

轰隆隆，整个房间开始了低吟，大约是换气装置感应到了打火机的火而启动了工作开关。不论是香烟的烟雾还是我吐出的烟雾都被吸了上去，让人没有任何吸烟的心情。

吸完一根烟，我把烟头扔进烟灰缸。

不知从哪里飘出了女人的声音。

“请不要将烟蒂扔在地上，请将烟蒂放入烟灰缸，喷洒装置会自动开启。”

烟灰缸里有水涌了出来，它们形成漩涡吞没了那个烟头。

“您已经吸完了吗？还要吸一支吗？”又是那个女声。听到她的声音真是让人不愉快。

“吸的。”我说着。

① 坪：约为 3.304 平方米。

尽管并不想吸烟，可我好歹也得摆出我的姿态。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我又点燃了一根烟。吸完，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扔。

“请不要将烟蒂扔在地上”的声音再度响起，烟灰缸像抽水马桶那样又一次将烟头卷了下去。

“您已经吸完了吗？还要吸一支吗？”女声问道。

“够了。”我回答。

这时，没有被换气装置占领的那面墙上滑出了一个洗脸台。有水龙头，有装了药品的瓶子，还有纸杯。

“请您漱口，清除口中的烟味。”声音指示道。

太愚蠢了，我打算无视她直接出去。

门打不开。

“请您漱口，清除口中的烟味。”还是那声音。

出不去也别无选择了，我把药品倒进纸杯，漱了漱口。

下个瞬间。

“清洁一下您的全身吧。”刚听到女声传来，所有的换气孔同时喷出了一股湿热的暖风。这是股带着微妙味道而又颇为猛烈的风。我不住地咳嗽起来，几乎喘不过气。

这风吹了足足有一分钟。

我走了出来。负责人正等着我。身体还摇摇晃晃的，我便跟着他走。不用说，演讲并不顺利。因为我不得不顶着满脑袋糨糊去耍嘴皮子。

（平成九年七月十二日）



我是杆老烟枪。妻子过世后很久，我常去的那家医院的医生给我看了胸部X光片，还警告了我一番，便就此戒了烟。究竟为何能如此爽快地戒掉，我现在想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在此，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作为老烟枪对世间反应的胆怯或是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我想若真有这种吸烟室的话，我恐怕会吃不消吧，可现实不正一步步地向它靠近吗？妻子是笑吟吟地看完这个故事的。

后来，我把书敬献给一位牙医时，他认真地询问起：“那种装置在哪栋楼里？”

收录于《每日新话》（出版艺术社刊）、《日课·每天三页以上》



时间虽已进入了秋季，但万里无云的晴空却昭示出夏天还远远没有过去。

下了巴士，我走上了通往百货大楼的人行天桥。包括人行道在内，那整条大路就是一座桥。天桥的右下方能看到数十条铁路，电车或直或弯，往返穿行。视野所及的一切，都散乱地反射着正午的日光。

擦肩的行人中，有个人迎面映入了我的眼帘。这么热的天，此人头戴黑软帽，身上则裹了黑套装加领带，他的视线一直朝着天，脊背挺得笔直地向我走过来。意识到这是学校里的学弟D，我不假思索地叫住了他。

“喂，你这是干吗呢？”我问道。

“啊，学长。”D停下脚步，看着我说。

“怎么回事啊，这身打扮？”我很好奇地问。

“我在做调查，为了搞研究。”他很神气地说着。

“调查？”我重复了一遍，想起D目前在哪个大学担任社会学还是什么学的讲师。

“没错！”D摘下帽子，擦了擦汗，“我就是想调查一下，以这种不合时宜的姿态走在路上，见到我的人会是什么反应。”

“……”我表示无语。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不正在慢慢减弱吗？很多人对周围的事情压根儿不关心。不过，由于城市和农村、古镇和新建住宅区的地域不同，这个比率也有差异。即便关心，还存在个强弱之分，所以我才要穿成这样走一圈，实地做番调查呀。”D解释道。

“凭你这样就能明白了？”我表示疑问。

“人的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呀，有人会好奇我在干什么而特意跑过来询问，也有人绕道而行，还有人完全采取无视态度。我会把这所有的情况综合起来做个分析报告，还打算根据它出本书呢。”D说得头头是道。

“原来如此。”我没把“那活儿可够辛苦的啊”说出口，嘴上只是随声附和了一句。

“然后，我把大家的这些反应都一一记录在案，”D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往上写着什么，“不过现在的调查对象是我认识的学长，是不是要把这个样本加入数据里，有必要再探讨一下。”D边记录边说着。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的记录。

“那么我继续做调查了，先失陪。”D再次扣上软帽，走了。